

城市印象

顧一飛

上海在右面，香港在左面

在上海，我走在右邊；
在香港，我走在左邊。
在上海，我過馬路時先看右邊再看左邊；
在香港，我過馬路時先看左邊再看右邊。
所以，上海在右邊；
所以，香港在左邊。

不要問我上海好還是香港好，
這就好像在問「右手好還是左手好」一樣無聊。

僅僅是用右手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對右手的感覺更加熟悉；
而現在剛剛開始改用左手，
所以對左手的感覺有點陌生。

但是我在慢慢的適應，
我需要時間去記住左邊的感覺，
這不代表我會遺忘右邊的記憶。

再次提醒自己，
香港在左邊，
上海在右邊。

總是不停不停地問自己，香港究竟是個怎樣的地方。

我並不想用一句話或一個比喻來回答這個問題，任何一種人為的定位，對於香港來說都是不確切的，而對我來說，卻會成為放棄思考的最好藉口。

也總是不停不停地問自己，上海究竟是個怎樣的地方。

我卻更加不敢隨便去定義這個我生活了19年的城市，突然開始質疑自己對上海究竟又瞭解多少，對上海來說怎樣的形容都無關緊要，而對我來說，主觀的臆斷不但會誤導那些從未去過上海的朋友，同時也會讓自己和上海的距離變得更遠更遠……

透過鏡頭看世界

——衡山路懷舊、深水埗尋古

喜歡攝影，喜歡捧著個重量級的相機滿街跑，喜歡透過鏡頭反反覆複地換著角度看MODEL，喜歡按下快門的那一刻。

因為驚歎於相紙在藥水中成相的那一刻，因為感慨於沒有目的地在街頭漫步，因為致力於變著角度看世界，因為滿足於那一個個神奇的MOMENT。

透過鏡頭看，仿佛是第三隻眼在看世界，似乎一切都變得與「我」無關，一切都看得更真切。

透過鏡頭看街道，就連橫七豎八的竹竿都變得頗有韻味，在猜想著這個場景去掉所有的色彩——僅僅以黑白灰三種顏色影印在相紙上會呈現出什麼樣的效果……不禁聯想著以前的黑白電影，老舊的上海灘，黃包車，穿著旗袍的女子，髮髻和玉飾，高跟鞋踩著閣樓的木質樓梯咯吱咯

吱響，這樣的房子現在只有衡山路還有吧。在我出生前，我母親就住在那裏的某幢洋房中。小時候也去過那裏玩，常常住在她以前的鄰居家，那個家裏有個比我大2、3歲的男孩，我們總是喜歡在那窄小的樓梯上提心吊膽地跑上跑下，喜歡聽到踩著空心的木頭地板的聲音，喜歡爬在那張紅木做的床上把玩一些有缺口的小茶壺，看著桌上的老花眼鏡壓不住被風撩起的報紙被一併吹落到地上，然後趴在桌上，仔細地辨認冰冷厚重的玻璃下那些泛黃照片中的人物……每次在那個地方都以為自己能發現什麼寶物，覺得一切都那麼神秘，直到那張桌上擺滿了數學物理教科書，直到玻璃的裂痕一直延伸到電腦的顯示幕下，直到那個被油煙熏到發黃發黑的廚房響起微波爐的叮叮聲，直到最後連腐朽的木質樓梯的把手都被換成鋁合金的，我就再也提不起興趣去尋寶……惟獨記住的是那些已經損壞的黑白照片，和照片上不復存在的憨厚笑顏……

所以直到現在都喜歡那種灰灰的色調，黑和白是絕對的，可是灰色卻是最豐富的一種顏色，用這個顏色去描繪的是那逝去的時光，不知道是不是受王家衛電影的影響，覺得香港雖然外表看來有五光十色的霓虹，有最現代的摩天大樓，可是仍然適合黑白照片的基調，淡淡的憂傷，淡淡的落寞。在高樓聳立之下，看到大片的廢棄的工廠、建築工地、規則的鴿子籠般的居住樓，這些場景竟然能夠如此巧妙地穿插在一起，石塊磚瓦和鏽掉的鐵欄杆鋪成一條街道，我們走過時卻並沒有歎為觀止，只有透過鏡頭時才會錯愕和訝異——明明是凌亂錯落、格格不入卻又覺得它們在冥冥中有某種內在的聯繫，也許這種光怪陸離的奇景本身就是香港的本質。

在石峽尾攝下一景，一間頗具特色的破舊工廠，破損的外牆只有那生鏽的鐵欄杆在堅持著維繫著牆與牆之間的聯繫，這張照片因為它的奇特而得了高分，我欣喜萬分，卻開始惋惜，這工廠大概馬上就會被拆掉吧……

細想衡山路的老洋房因為白蟻因為漏水因為各種原因也會被一點一點地改造，由木頭變成水泥，這種進化究竟是好是壞？可是現在想來，我確實也不願意只是因為浪漫或獵奇而刻意去堅持保存一個破落而無法安居的懷舊空間。

有人說，浪漫的懷舊，也許是一種無法面對歷史而生的感情。但是在那個老舊的洋房中，我的腦海中卻總是浮現出那個曾經紮過麻花辮對著鏡頭傻傻地笑著的年輕時候的母親，能想像出她童年時的頑皮和天真，也揣測著她把連環畫都藏在屋子的哪個角落，也不禁懷念起和她相依為命的老祖母，這些過去的時光卻能和現今聯繫得如此緊密，是因為媒介的存在，使得記憶和想像得以依附。這麼看來，我的多愁善感又是自作多情了，因為這一切，我的母親會去緬懷、感傷啊……

香港也在一點一點地翻新，有多少人會在一夜之間失去他們用來緬懷過去的媒介，可是有時候，仍舊要繼續那些工程，放棄懷舊的場所，是為了將來更好的生活空間。很多人的相機在做著最後的記錄，哪怕只能涵蓋那一點點的廢墟，我也想把那個空間留住，因為一個人如果放棄過去會迷失自我，而一個城市如果摧毀歷史就不會有未來。透過我的鏡頭，我看到的是隱藏在繁華之下的記憶的廢墟……

混淆的鈴聲不停地響

— LOST IN HONGKONG,
LOST IN TRANSLATION

每天每天都因為語言而卻步，總是想粵語再怎麼樣也是中文啊，沒可能會那麼久都聽不懂啊。後來卻發現，真是聽不懂……

聯想到那部片子——LOST IN TRANSLATION，覺得真是很適合現在的我看，一樣的感覺，一樣的迷茫，每天每天都覺得自己

被周遭的人們搞到迷茫不已，而每晚每晚又睡不著覺，在失眠和夢境中徘徊，本以為一會兒就會習慣，但直到現在好不容易習慣了這陌生的環境，卻仍然不能安然入睡。

累，其實覺得很累，每天早晨都差點起不了床，每次都擔心會遲到，卻總是沒辦法在兩點前睡覺。把手機當做鬧鐘，每天早晨都神經質地聽到遠處有音樂響起，總是在7、8點鐘昏頭昏腦地不停看錶，鬧鐘在10點響的時候卻從來爬不起床，好無奈……

匆匆忙忙走那段山路，從HALL到學校的山中小徑，看到樹葉誇張地抖動、飄落觸地，陣陣微風，潺潺的溪水的聲音，篩去了馬路上汽車的轟鳴……我慶幸大自然是解困療傷的神丹良藥。城市大學確實是個不錯的學校，但是初來乍到的我還是會很驚訝，不知是從沒見過學校建在商場旁呢，還是從沒見過商場建在學校旁，爸爸說，倒也方便買東西。是啊，確實方便，可是每次提著大包小包，就又訝異於從沒見過宿舍建在山坡上……

有了很多新朋友，大概是大家覺得對著我疙疙瘩瘩地講普通話很新鮮，雖然尷尬但也有趣，也有很多好心的同學都真心誠意地願意幫助我和我做好友。覺得香港人對新朋友都特別的照顧，會熱心得對著你笑，細心地觀察你的心情變化，認真地聽你說話，每次都讓你覺得你受到很大的重視，單獨和他們中任何一個人在一起都會覺得很開心，在那個時候即使他們講的廣東話我也都能聽懂。但是，只要是和一群人在一起的時候卻不怎麼舒服了，他們厭惡冷場，所以總是製造各種笑料，也佩服他們能講那麼多俏皮話讓每個人都活躍起來，在那嘈雜的環境中卻壓抑地說不出話，就是害怕這種感覺，聽到很多人說話，聽到很多人說了很多話，總是被朋友用一句話完結；聽到大家在笑，指著我說話，我拉住其中一個希望他解釋一下大家的話，換來的是無奈的笑……有時候甚至有點惱怒，有點想哭，到了最後卻還是只能傻傻的笑。在這個時候總是期

待能有人打電話給我，以解我在人群中的尷尬，卻煩惱於相同的手機鈴聲，原本只是自動忽略鬧鈴，現在倒是連鈴聲都反應不過來，難得的一個電話接通時對方已經掛斷，來電顯示是UNKNOWN NUMBER，留言信箱裏只有雜音，有點掃興，卻也無奈……

在一個陌生的城市中體會孤獨，這是正常的吧，所以香港一直給我一種感覺，表面喧嘩內在空虛，表面熱鬧其實是為了掩蓋內心的寂寞；在一起的時候永遠是嬉鬧瘋狂，可是在那樣的外表下應該也藏著脆弱敏感害怕孤獨的心吧……我猜這也是為什麼香港人總有打不完的電話，每天每天每時每刻都不停地捧著手機。放學的時候，看著一群人自顧自地嬉笑講話真覺得是種奇觀啊，是真的有那麼開心的事情要找人分享嗎，可是提起電話第一句話永遠是：你在哪裏啊？不覺得這是一種沒有安全感的體現嗎？總是想找人說話不正是因為不能忍受獨自一人的孤單嗎？？鈴聲響起，糊裏糊塗地思考，每晚仍是三點入睡，總是不知道是太早了還是太晚了，不知道現在算是早上還是晚上。鈴聲還是執著地響，在這個時候，我只希望這不是催我起床的鬧鈴聲……

一日之計在於晨

— AT MY HOME, IN SHANGHAI

每天晚上都不用特地調鬧鐘，讓它定格在固定的位置，因為大學以前總是不得不在7點多起床，不得不趕早上的班車擠早上的地鐵。每天早上睡眼朦朧，爬起來關掉鬧鐘然後倒頭又睡，老媽等不到我下樓吃飯就會咚咚衝上樓梯跑進我的房間，嚷著怎麼還不起床，拉我的被子，把要穿的衣服扔給我，又咚咚地跑下樓去煎荷包蛋，連麵包都烤好了，猜想樓上的我一定又栽下去了，只能又咚咚地衝上樓。然後接到同行好友的電話，說是在地鐵站等我半天了……在上海交大時用的也是鬧鐘，仍然對我沒有任何效果，總是被室友的尖叫聲驚醒，然

後稀裏糊塗地看時間，跟著猛然醒悟，連滾帶爬地翻身下床（當時我們都睡上鋪），接著手機就會狂響，是好友從教室打來催我起床的呢……

在家的日子每天出門前會匆匆倒上一杯牛奶，再附加一個只煎一面的荷包蛋，看著橙黃的未結住的嫩蛋黃在那裏顛巍巍地晃動，然後一口咬下去，還來不及好好享受，就被老媽連推帶搯趕出門去。上海的早晨也一樣的嘈雜，路邊有各式的小攤在賣早點，油條和大餅已經很多時候沒有看到了，糍飯拉麵小餛飩倒還是隨處可見。連走帶跑地衝往地鐵站，途中還要杜撰遲到的藉口，最後還是來不及說出思考已久的成果就被同學一頓臭罵，最後還來一句：今天請我吃飯以謝罪吧！真夠狠啊……

那些個大清早，就已上演了N個事後想來讓人捧腹的片段，總能讓我莫名其妙地曲解「一日之計在於晨」這句話。直到現在都覺得還沒有從那時的夢中醒來，不習慣，以至於每天起床的時候都覺得太過安靜。沒有了早上叫我起床的人，沒有了半熟的荷包蛋，沒有了臭罵我還要我請客的人，覺得心裏好像有點空蕩蕩的……

在香港品味上海

——吃在中環

中環，是我在香港看到過的最高檔的地方，其實覺得去那裏本身就是一種奢侈，地鐵票都很貴呢，優惠票來回也要11塊。第一次去那裏是一個認識的阿姨約我去吃上海菜，很興奮的去了。也在心裏猜測香港的上海菜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來到中環，到處都是裝飾得別具一格的櫥窗，高雅氣派，我站在那些櫥窗前欣賞著，新一季的衣服褲子靴子甚至手提袋上都裹了層厚厚的獸毛，茸茸的，看起來舒適柔軟也頗為暖和的樣子，似乎在提醒我哪怕是香港也會有冬天。聽說香港的最低溫度是10度左右，心裏暗笑，這也算冬天嗎，這樣的溫

度需要穿那麼厚那麼暖的衣服嗎？香港的冬天是人為的吧，穿成冬天的樣子來證實冬天的到來，在中環看到的人都穿著高雅，身邊跟著可愛的小孩，週末就是這些富有的年輕夫婦帶著家人出來享受生活時候。他們會花上很多時間來享受下午茶，用那麼一個下午來體會他們奮鬥的成果以及他們奮鬥的原動力——已經不僅僅是自尊心好勝心，更多的是來自家人之間的溫情。週末就是那麼個日子，讓大家回顧過去的那個禮拜，同時也充電為下一個禮拜的艱辛做生理和精神上的準備。於是，所有的茶餐廳在那天都生意興隆，很多地方都要提早幾天訂位。

對香港的茶餐廳印象總是停留在那些電視劇中，大堂、大圓桌面、米色的臺布和厚重的轉盤，來到香港才知道，其實也有很多茶餐廳是頗具特色的、浪漫有情調的，那些比較適合年輕的戀人，而更多家庭聚餐還是會選擇傳統的地方。於是菜色便是選擇的唯一標準。不知道為什麼上海菜在香港很受歡迎，就像粵菜在上海所具有的地位一樣，那個阿姨帶我去的店據說不早早地訂座是絕對沒有位置的。我在想，這些上海餐館究竟是恰到好處的給香港人換了換口味呢，還是讓上海人在異地重溫了一下家鄉情？

確實是很地道的上海菜肴，雖然有些菜色有點向香港人的口味靠攏，可是還是讓我頗為喜歡。一些特色的冷菜之後是龍井蝦仁，這是很多上海人請客時必點的頭菜，據說這些蝦都是空運過來的，心想這還真是不容易啊。也有老鴨湯，這是我母親最拿手的一道佳肴，每次親朋好友來我家串門，這個都能作為製造高潮的法寶，所以看著眼前的老鴨湯讓我更懷念上海。不過，最讓我驚歎不已的永遠是這裏的生煎包，每次看到那麼個拳頭大小的包子我都會竊笑不已，有一次忍不住問同學：你們知不知道你們吃的只是長得像生煎包子的饅頭啊？回想起上海路邊的賣生煎包的小攤，很簡單的設施，僅僅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燒碳的桶上架著一個很大很大的平底鍋，鍋底的

油在碳燒下發出滋滋聲，鍋裏擺滿了一個一個小巧的生煎包子，白花花的光滑的皮子上撒著些許蔥和芝麻，合上木蓋，穿著滿是油漬的白衣的師傅幅度很大的轉著鐵鍋，清楚地看見火從鍋子與鐵桶的縫隙裏冒出來，香味四溢，很過癮哎。火星四射良久，師傅猛地掀開鍋蓋，熱氣挾著香味狠狠地迎面撲來。我們總是忍不住發出讚歎的嘖嘖聲，每次都那麼欣喜，拿著，急吼吼地咬開，一股熱氣沖出，急不可耐地去吮吸裏面的湯汁，常常被燙到都改不掉這猴急的習慣，它的底是焦脆脆的，很香很香，……每次吃著都會發表一番意猶未盡的感慨。沒想到在這裏懷念最多的竟是路邊最常見的最最不起眼的生煎包啊，連老媽的鴨湯都被比下去了。

想念在寒冷的日子吃剛出爐的生煎包，只可惜在香港沒有那麼寒冷的冬天也沒有正宗的生煎包。就像那些佈滿動物毛皮的衣物，只是在想辦法營造冬天的氛圍。也就像在香港吃上海菜的我，明明知道身處異鄉，也知道自己吃的生煎包不那麼正宗，卻也想要那麼一個契機來證實自己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要那麼一個環境來想念其實才離開不久的上海和我的家人——而他們也正是我奮鬥的原動力啊。

花樣女人無限的夢

——逛遍女人街

旺角的女人街實在是如雷貫耳，算是個等同於上海向陽路的地方吧。

一樣的小攤位，擺出各式各樣的小玩意，帽子手錶太陽鏡，TEE恤底褲高跟鞋，雜誌海報VCD，應有盡有，仔細地看會發現滿眼的PLAYBOY、ROXY、EMILY、ADIDAS、NIKE、PUMA……

一個一個塊面，一個一個小方格子，仿佛在訴說著女人們無限虛榮不得滿足的怨念，希望在

這裏圓圓自己一直以來的名牌夢。明明知道馬上會被識破，卻一定要帶一次PLAYBOY的帽子，背一次EMILY的包包，穿一次ADIDAS的鞋子……在這裏，每一個女孩都有昂貴的名牌夢，為了一款GUCCI的包包跑去沒日沒夜地打工，站12個小時的櫃檯，不禁又讓人為她們的執著所驚歎。突然想起在上海交大，我的同學從學校乘一個半小時的公交車跑去當家教，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教高中生整整3個小時，只為了拿一個小時25元家教費，為了去買油畫的材料。這在交大是家常便飯，為了這樣的目的去打工大概已經算小資了，更多的人打工是為了飯錢跟學費，有些還不得不補貼家用，我見過為了5毛錢吵架的人，所以看不懂能把5000塊隨手甩出去的靚女。

可能只是價值觀不同、每個人的需求不同吧，我並不否定那些省吃減用買一個名牌LOGO的人們，我也不想拿家境窘迫的人們的無奈當作一個事例，只是想到有多少人肯省下一點扔給外國公司的鈔票，去幫助一個生了惡疾的孩童、或去輔助一個沒有錢上學的少年，要知道300元就可以讓一個住在貧困地區的孩子得到一年的教育，500元，不，也許更少，可以是那個孩子一年的所有花費啊。

道德與金錢的碰撞

——向陽路市場

其實向陽路和女人街的性質很像，假貨雲集，在一片討價還價聲中，你可以發現真正會買的是三種人：第一，買不起名牌但想要名牌的女人；第二，買了之後帶出國轉賣給朋友的；第三，外國遊客。

第一種人，在那裏的街上都能見到很多，就是那些看似穿著很時髦，但一眼便發現她們身上的東西出現在各種小攤上，均不超過百元，是那種愛面子囊中羞澀的女子，這種女子真是隨處可見啊；

第二種人，身上穿著貨真價實的名牌，往往是

定居國外的，正好回國探親或是過個節什麼的，受朋友之托要個鱷魚的外衣，LV的手袋或OMIGA的手錶的；

第三種人，是最慘的一類，這些外國人慕名而來，興致勃勃的大採購，進入市場，五花八門，開始辨不清真偽，把假的當真的買了，花了很多錢還樂不思蜀，事後也有人知道買的是假貨，反而開始抱怨這假貨並不便宜。我有點驚訝，一件假名牌的TEE賣50多元並不貴啊，後來才發現，小販們的報價是因人而異的，他們常常會問對方你覺得多少錢合適呢，那些不瞭解行情的外國人小心翼翼地問150元可不可以，小販們故作深沉地略一盤算說我原本賣200，算你便宜點180吧；英語比較差的就會裝出副很爽快的樣子說OK，150 OK！真是佩服上海的小販，英語口語就是這麼磨練出來的，他們還時常對自己的所做所為感到自豪，美其名曰：不賺國人的錢，賺老外的錢；在我看來還真是實實在在地賺「外」快，用上海話說就是「斬一刀就賺一筆」。

在香港買東西，也擔心會發生這種情況，便常常拖著同學一起去。最近為了電話卡的事情煩心，覺得那些店員為了推銷自己的手機的上台服務對我們欺瞞甚多，有些優惠服務聽起來很是誘人，盤算了一下找了個自己覺得比較適合的台用了沒多久就問題百出，為了申請IDD跑了好幾次，需要的東西從來不是一次說清楚，本來聽起來楚楚動人的優惠也都不翼而飛，電話費更是離譜得很，一會發來條短信叫我繳費191，又在半夜打電話來通知我第二天去店裏付話費251，逾期就暫停服務，我納悶得很，我用這個台才一個多月，開通IDD也不過一個多禮拜，就說我打了將近600分鐘的長途，當時在電話裏聽到對方艱難地說出這些話的時候，我已從驚訝升級到憤怒了。

其實他們的手法是隱瞞，而當時的我感受到的卻是欺騙。就和向陽路上的小販們一樣，當這一切的一切沒有明碼標價沒有白紙黑字的時候，小販們就會自說自話，不講規則。

可見，真正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障礙和誤會的，有時並不僅僅是語言。

這是在向陽路上體會到的道德與金錢的碰撞，而敗下陣來的永遠是道德，這一不成文的真理在女人街附近的新世界傳動網的某家分店裏得到證實。

放慢腳步去認識各式各樣的面孔

—— 認識香港，體會上海

初來香港就頗多感觸，畢竟是一個新的城市，要認識她還需要時間，只覺得不少場景在電視劇中都耳聞目染，可真正看到的時候又是另一番光景。

我一直相信：一個城市是怎樣的，這個城市中的人亦是怎樣的。人是城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城市就是從這些人的理念智慧需求中誕生的。有時候哪怕同一個城市的人都會因住的地區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所以要認識各種各樣的人才能更好的認識香港，這還真是一門學問呢！

想到在上海時我為上海人做的某些的定位：徐家匯區的人大多聰慧中帶著小小的高傲，虹口區的人大多能幹中露出小小的幼稚，黃浦區的人大多開朗又不拘小節，南匯區的人大多……其實這只是根據我所接觸到的朋友得出的一小點點偏面的總結，日常生活中時時被新認識的朋友打破，然後再繼續探索更適合的形容詞，始終樂此不疲。很幸運，在這裏我接觸到的同學都是來自香港的各個地方，也都帶著各個地方的特質，看到他們就聯想到旺角的MK，深水埗的古舊，銅鑼灣的繁華……和他們打交道的同時，就好像香港越來越深入我心，同時更深刻的體會到沉澱在心中的上海。

香港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城市？就好像無數次地問自己上海是個什麼樣的城市一樣，都說大上海，其實我所知的上海只局限於我的行動範圍之內，不大，應該說是很小，可是在那些地方卻有很

多很多的回憶，對我來說那就是我的上海，我並不瞭解所謂的市井小民，沒有動不動就把上海最著名的國罵放在嘴邊的流氓朋友，也沒有見過什麼暴發戶，我，在一個健康的環境下長大，教導我的都是最正派最傳統的知識份子，從小讀的是名校，住的是安靜區域，但是我也絕不是象牙塔裏的孩子，只是對上海醜陋的一面知道的比較少而已，可是我覺得這樣很好啊，我喜歡上海不代表我要連她的醜陋也一併接受啊，我愛的是我的上海啊，那個有著快樂回憶的地方。香港也是一樣的吧，我去過旺角太子銅鑼灣天后深水埗尖沙嘴中環金鐘，有時候會一個人突然背起照相機滿香港的走，我迫切地想進一步瞭解香港，但發現我聽不懂很多話，看不懂很多自創的文字，我覺得那種繁華的感覺和上海很像，卻又很陌生，繁密的廣告牌，林立的住宅樓，有時看的心亂如麻。香港的時間也永遠比別的地方過得快，一眨眼就天黑，所以我看到的人永遠在競走，我看到的車永遠在飛馳，連電梯的速度都比上海的要快得多。常常在人流中迷失方向，想像拍電影一樣叫「停」叫「卡」，希望時間能像按下快門的那一刻一樣定格，最後發現停下的、定格的僅僅是自己。

然後突然醒悟，我花了19年都沒有摸透上海的品性，又怎麼敢在接觸了香港不到兩個月就開始對她評頭論足呢？放慢腳步，放慢腳步，繼續看繼續滿香港地走。在走的路上去認識更多的人，去瞭解他們，拍下他們的笑、看他們鬧，然後在心裏做些不斷需要更新的定位，然後再從他們身上去認識去瞭解我想認識想瞭解的美好香港。

其實時間還有很多，我不用心急。畢竟在認識的世界裏永遠沒有DEAD LINE的啊！

The Fantastic World

——在旺角街頭看奇裝SHOW

我去了旺角好幾次，每次都有不同的收穫。

在人流中看到洛麗塔裝扮的女生，滿身的蕾絲和花邊，粉紅或黑色的泡泡裙襯出少女的羞澀和甜美，柔美的捲髮上綁著可愛的髮帶或小禮帽，小巧的雙腳上蹬著10釐米高的擦得燦亮的皮鞋，昂首闊步地走，還輕輕搖晃著手中的佈滿蕾絲的小傘，這般打扮實在不可思議，以為是漫畫中的角色突然走到了現實的街道中。也看到稀奇古怪的朋克打扮，耳朵上密密麻麻的針眼，一直擴散到鼻和嘴，煙熏眼加爆炸頭，破破爛爛的黑色馬甲配剪裁奇怪的白色襯衫，胡亂的綁一根有醒目LOGO的黑領帶，一條紅色的格子褲子，再踩上一對黑色高跟鞋，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另類美吧。沒走幾步就遇到堵塞，好不容易擠到前面發現是名不見經傳的MODEL在給人拍照簽名，大螢幕上不斷播放著在殘酷一叮中參賽的幾個光頭男子邊唱邊跳邊擺著搞笑的POSE，大樓上貼著各式家教的廣告很不協調的清一色的西裝革履的男女……

從沒見過這般光景，光怪陸離，魚龍混雜。在這樣的地方走著，同時被人群湮沒著，覺得自己就像在WONDERFUL LAND中的ALICE，分不清什麼是現實什麼是夢境……

想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發現只是徒勞。突然被同學的笑聲打斷思緒，順著她手指的方向，看到了所謂的最MK的打扮，一個起碼有150斤的女生穿著粉紅色的緊身的滿是蕾絲的襯衫和超短裙，渾然忘我與我們擦肩而過，——原來現實的世界永遠比幻境還要離奇啊……

賣夢的女孩

——想起在東華的朋友

有朋友考入東華大學——上海頗為有名的主攻設計的大學，它最大的特色專業是服裝設計。考入服裝設計的學生確實都很有兩下子，我常常看著出自他們手下的衣物，頗為仰慕。

東華大學為服裝設計系準備了不少器材，也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比如有名的機房——擺滿的不是電腦，而是高級的縫紉機，於是學生們便沒日沒夜地投身於自己的事業中了。

他們會設計出各種奇奇怪怪的衣服，如三個褲腿的長褲。他們會跑去最不為人知的地方買各種市面上從沒見過的布料，布料上的圖案稀奇古怪，還會不厭其煩地在衣服上縫上一堆當季最流行最酷的閃片亮珠，然後穿出去滿街秀。

我的朋友開了個工作室，專做包包。現在已小有規模。她做的包包有的素雅有的誇張有的中性的俏皮，她在學校門口租了個很小的店面，一會兒就擠滿了人，訂單多得她都忙不過來。看到自己做的東西被別人欣賞是件多麼開心的事情。可我有時又想把自己投入心血做的東西賣掉，難道就不會不捨得嗎？雖然她也常常說，看到別人背著她做的包包覺得很開心，卻總是改不掉每做完一個包包就要拍十幾張照片的習慣。

在旺角也看到一家頗為有名的店，店主是個年輕的女孩，商品是她親手縫製的洛麗塔的服裝。她的設計很獨到，看到玻璃上貼滿了她穿著自己做的衣服拍的照片，真的很不可思議。這是一個少女的粉紅色的夢，而且她把它變成了現實。

每次在旺角看到洛麗塔裝就會想起在沒日沒夜趕製包包的朋友。不知道她的夢想什麼時候能夠真正地實現，——還有我的尚未真正成形的夢。

也許我說的故事，我寫的文章，都不免是個人心志和情感的傾訴，甚至是發洩。用自己的方式看待世界，也許本身就是個錯誤。心緒的不定，影響著我感悟萬物；而言語的難盡，也讓我苦於表達那複雜的感受……我該怎樣去向別人訴說自己也還未認識透徹的香港和上海？我能不能就這樣只是講講我自己所看見的、所聽見的和所想到的？

卻發現，我總是在述說香港的時候，忍不住聯想到上海；而在講述上海的時候，又忍不住穿插著香港的軼事。於是，在我不知不覺中將兩個其實相差甚遠的城市，因為我的經歷聯繫在一起，因為她們對我來說都是如此的重要。

評審的話

董 橋：從香港和上海的觀察引申出兩個城市的性情和前瞻。

得獎感言

城市印象這是我寫作課的第二份功課，感謝這份功課，是它使我靜下心來認真真地思考香港這個城市。我想，對我這個初來乍到的外來者而言，要真真切切地詮釋香港是不可能的吧，但是也正是因为陌生，我才能忠於自己的感官所體驗到的真實，記錄下自己的感受，不受任何束縛。

有趣的是，在我對香港日益瞭解中，我卻越發感受到香港和上海這兩座城市的異同之處，於是，這又成了我重新審視上海這個我生活了19年的城市的契機。可是這時，我突然對自己產生了懷疑，對於上海，我又瞭解多少。

在我忐忑不安地記錄下那些文字時，我所感受到的是自己對未知的香港的好奇和對一直自認為熟悉的上海的思念。

我想，人是不能一直呆在同一個地方的，只有看到外面的世界，才會成長，才會更有所追求；更重要的是通過在外面的世界中的生活，去學會珍惜，學會緬懷，學會感恩。